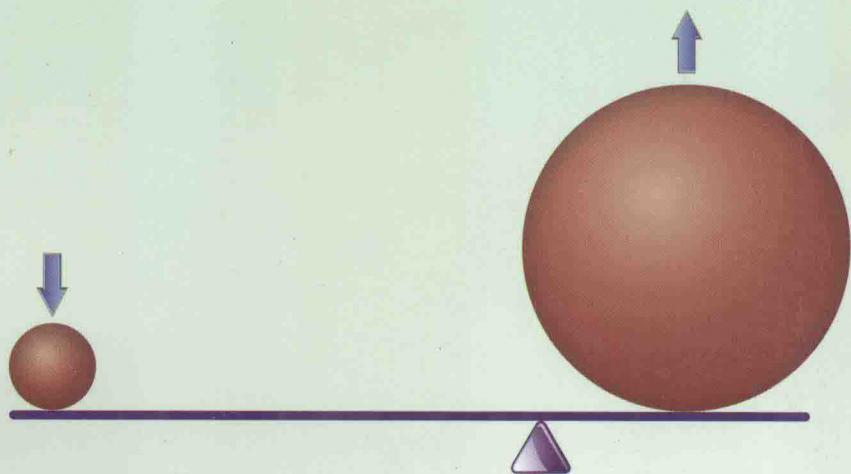


客裔族群生態之深層解析

歷史記憶與未來

范振乾◎著



客裔族群生態之深層解析

歷史記憶與未來

范振乾◎著



南天書局
台北

客裔族群生態之深層解析：歷史記憶與
未來／范振乾著．--初版．--台北市：南
天，2009.8

面： 公分．—（客家學術研究：5）

ISBN 978-957-638-719-7（平裝）

1. 客家 2. 族群生態學 3. 台灣開發史
4. 社會運動 5. 文集

536.21107

98015256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出版

客家學術研究 5

客裔族群生態之深層解析
歷史記憶與未來

定價280元

著 者 范 振 乾

發 行 人 魏 德 文

發 行 所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 (02) 2362-0190 Fax: (02) 2362-3834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郵政劃撥 01080538（南天書局帳戶）

國際書碼 ISBN 978-957-638-719-7

版 次 2009年8月初版1刷發行

印 刷 者 吉豐印刷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客裔族群生態之深層解析

謹以本書獻給

1895年乙未抗日戰爭中犧牲的
吳湯興、徐驤、姜紹祖及所有先烈們

黃 序

突然接到鄉賢范教授的電話，他說近日將出版新書，要筆者爲他寫序文。

一聽這個消息，著實吃了一驚。范教授是貨真價實的教授，擁有台大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在他參與客家文化社會運動以後，屢次拜讀他爲客家事務而發表的高見文章內容，顯然的是與眾不同：率直、不顧世間的褒貶毀譽，直言不諱，所以他失了不少人緣（所謂的學界、有關客家當道人士）。他的觀點和筆者的看法很接近，在筆者知道范教授是同鄉人（南庄鄉）之後，就自動地和他聯絡上，之後就受到他的指導而獲益不少。

筆者在電話中回答說，本人的文章是靠「土法煉鋼」所做成，向來未被人關心，找我這個土包子作序文，對教授而言是很大的委屈。如果是出於抬舉筆者的厚愛，實在很汗顏，不敢接受，另請高明人士才對吧。范教授則說，「會寄來書稿，你看了後可能肯予答應吧，因爲你對這些文章的內容比我更瞭解。」之後不久，果然接到他寄來的書稿，一看是僅有三篇論文的論文集，其一是有關乙未戰爭，其二是有關北埔事件，其三則是有關客家文化社會運動。如此情形下，既然是不能推辭的無奈，我就不客氣的接下來了。

有關乙未戰爭的問題，范教授爲了探究官方對乙未戰爭的看法，費了許多時間，不厭其煩地、想盡辦法去爭取閱覽教育部國立編譯館蒐藏的，歷年來出版的所有中小學教科書中有關乙未戰爭的記載內容。他發現這些代表官方的教科書，幾乎都捨棄乙未抗日戰爭，不予記載。至多只記載當時的頭人唐撫台景崧、軍事指揮劉永

福將軍、仕紳丘逢甲等人，此外寥寥無幾。實際上他們這些頭人早就準備如何溜走落跑而腐心，無戰志才是真相。真真奮戰抗日的是台灣義軍，他們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跡。

范教授列出代表官方說法的教育部部定教科書的內容，本人要進一步指出其中不實繆誤之處，例如，「國中歷史教師手冊第3冊」，有關乙未戰爭的敘述，除了劉永福之外，只有「義軍」一個詞而已。其記載內容如下，「七月間，日軍渡過大甲溪，連陷彰化、苗栗、雲林，進薄嘉義。劉永福派軍往援，義民紛紛起助之，擊退日軍，收復雲林、苗栗，繼而合軍進攻彰化，連戰皆捷。然以槍械已匱，日軍大舉南下增援，戰局遂告逆轉。8月22日，苗栗、雲林復陷，8月24日，又陷嘉義。兩日之後，日艦猛攻台南，劉永福以援斷餉絕，事不可為，乃於（9月）2日晚登德輪爹力士號（Thales）內渡廈門。次日，日軍入台南，台灣國遂亡。」因此范教授指出，使用此一「教師手冊」的國中歷史教師，除非他對台灣此一重大事件有特別興趣，否則他無法從「教師手冊」獲得更多的乙未戰爭的史實資訊，在考試領導教學的環境裡，似乎不容易期望國中歷史教師會去蒐集更多乙未戰爭的相關資訊，甚至將蒐集到的資訊，「熱心的」告知「國中」學生，這也是可以預期的。

在日人所著的《靖台之宮》一書第160頁：「在於苗栗結集的敵人（指義軍），終於知道不敵我軍（指日軍）。夜間退卻從走海邊的路，受到海上的日軍艦的砲擊，而被打潰散。在於台北、苗栗間數十里廣大地區，極為跳樑活動的所謂義軍，已力竭，擬在苗栗作最後一戰的計畫也不得不放棄之狀態。到今天為止，各路義軍多為採取旁觀的立場，真的率先積極的領軍，戰至最後者，獨有義軍統領吳湯興一個人而已。他（吳湯興）死而後已的決心，率領守兵二百脫出苗栗到彰化，投于黑旗軍，於20日在八卦山下戰死。如此苗栗

以北，即北部的敵軍完全停止抵抗，以後向日軍作抵抗的軍人，只存黑旗軍，新楚軍乃至各地方的義勇的小數而已了。…」

又，《靖台之宮》頁197-98：「以拙見來分類中北部的敵軍的話，可分為兩樣，其一是，在澳底、台北、滬尾（今淡水）等地方敵軍，講好聽是屬於官兵（正規軍），有受過訓練。兵器，彈藥、糧餉、軍裝等都是官給，由管帶官及軍官所領帶。但一臨戰，軍官稍微向後，屬下的士兵們爭先恐後的向後跑為常。所以日軍除了攀險路之行路難之外，沒有逢到特別的激戰苦戰，也可以說，日軍不是和敵人的戰鬥，是和天險之戰也不為過。然而台北城陷落，唐景崧奔走，麾下的部隊都解散回去大陸，或脫下軍裝，棄械，藏匿於民間之中。

其二是，台北以南至苗栗之間的敵軍，他們分不出是兵或是民眾，表面上他們是屬於義勇練勇，其實他們是殘兵，匪類、無賴等之徒的混合，當然沒有隊形，三三五五相伴，戴竹皮笠，僅穿褲子的上身裸體，腰捲著彈藥帶，利用竹圍、土壁、溪谷、丘阜等地方，其跑如猿的快、其聚集如鳥之疾，隱現出沒，難予捉摸，重軍裝日兵之行動不能比擬，只能依靠掠奪辦法。又，其管帶者（指揮者）多數乃未受過軍事教育，沒有作戰經驗的學者資產家（地方素封家），或慷慨悲歌的人士。假如有實戰的經驗，也只不過是征番，或膺懲土匪等的經歷。這等淺薄經驗的人，嗾使指揮無智的土民、無賴、或棍徒，及至解隊無依的壯丁，卻能喚起一時的敵愾心。雖然他們的行動沒有統一，沒有制裁之辦法，只有像雲散霧集般的抵抗，卻使日軍遭受很大的犧牲。不過這等人在苗栗失陷後，全然消失，不再出現了。但就中只有吳湯興一個人，始終一貫為其祖國盡全節，陣歿於八卦山下。他的妻子黃氏賢妹，聞夫之死以自盡（自縊）而身殉的行為，可以說雞群中的一鶴矣。」

《征台之宮》的作者是吉野利喜馬，他是日軍的隨軍通譯官，上述引文是他目睹的戰鬥情形，是第一手資料。他說，台北到苗栗間，日軍遭受很大的損失，就知道義軍如何的勇敢善戰，以出沒不定的游擊戰，獲得了大戰果。因為本文是序文，不方便再寫下去。但要知道的是，苗栗的一戰，日本摸知黑旗軍的底細了。先前，日軍畏黑旗軍的盛名，再三要求和劉永福講和。但在苗栗一戰之後，出現了劉永福求和，日軍反而拒絕之局面，那有如該「教師手冊」所說的奪回苗栗之事。

筆者不才，能力有限，爲了探究客家人對乙未抗日戰爭之情形，費了長時間和精力，去閱讀不少中、日文獻，雖然不敢稱瞭解其全貌，但可說多少瞭解它的輪廓。筆者在想，如果范教授能看通當時的日本文獻的話，憑他卓拔的智慧、能力與耐力，定會做出無可限量的、與眾不同的大貢獻，在此爲台灣史的研究痛惜不止。

有關北埔事件部分，筆者對客家人所發動的這個抗日事件，多年來陸陸續續發表過有關文章多篇，將此等文章合併成爲《北埔事件文集》，由新竹縣文化局出版。和乙未戰爭一樣，筆者費了多年的時間做田野調查，它是既費工、費時，又不討好的研究，包括找尋有關文獻來對照。試想，外來政權的日本殖民政府會對屠殺抗日志士一事留下任何痕跡或記錄嗎？

在北埔事件一文中，范教授在極平凡的祭墓一文中，發揮他的敏銳觀察能力，找出其中的疑點。他認爲在五子碑處和其近處的所謂「深壚」的土石堆的祭拜，兩者之間的差異，顯然隱藏了許多故事。趙傳煙（賽夏族人）祭拜「五子碑」時，用一壺茶、一包健素糖、和用日語致歉。但在祭拜所謂「土石堆」時，則用一瓶五加皮、一壺茶、一包健素糖做三獻禮，藉表崇高的「敬意」（引自《內豐浩劫》，頁22。）他質疑這兩者之間祭儀與祭品的差別所蘊含的背後故事，應該要挖掘說明清楚。

在筆者的《北埔事件文集》頁39處有載：「…，大坪監督所陷落報導之一章內，有提到日警橫山開槍打死來襲的「番人」（賽夏族）二名。大坪監督所和長坪分遣所之距離不遠，這兩名被打死的賽夏族人的屍體或許被搬來這裡埋葬也說不定。趙某是否祭拜自己同胞才用三獻禮之鄭重？」真的佩服范教授，他能從小小的祭拜儀式中察知為何有所不同，發掘其間的差異顯然有違常理而加以懷疑（番人那會向被馘首者的屍體作鄭重祭拜之習俗存在？）筆者也因而在此上了寶貴的一堂課。

有關台灣客裔之課題，范教授論及歷史、族群、文化事務、客家文化社會運動等多方面之廣大範圍，章章句句都落地有聲，一點都不偏激，都很中肯。范教授對敏感的問題毫不忌諱地果敢寫出來。別人（所謂的學者專家）能如此深入的探究嗎？他們是因為不敢寫或者是寫不出來，就批評寫出來的人是偏激的心態呢？此點令筆者難以瞭解。范教授在文中有說，「客裔能否說服並取得福裔的諒解與支持，使他們願意智慧地一起解決這些困境是客裔未來願景能否實現的最重要關鍵。」讀了這句「要說服並取得福裔的諒解與支持」，就知道范教授的真意在奈邊（客語，意指是什麼）。可能范教授憂心而欲言的是，客家文化社會運動成為「死窟水」一般（客語，意指像死水一攤），歸為靜悄悄，消失不在之憂憤怒聲。這也是愛之深、痛之切的現象。

總而言之，范教授所發表的文章篇篇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毅力，他和時下在從事客家文史和運動人士來比，以筆者的看法，很可能無出其右者。最後，再容筆者說一句話，范教授不通日文，不然，他對台灣史的研究，成就會留下巨大不滅的足跡是必定的，可惜可惜。

黃 榮 洛

2009.6.10

推薦序

多年前，嘗讀清康熙年間福建水師提督、平台統帥施琅的《靖海紀事》等書，看到施琅建議清廷嚴禁廣東潮、惠客裔族群入台的奏疏，當時只當作是清初渡台禁令的重要文獻，而未進一步思索施琅對客裔族群抱持畛域之見的謬誤。廣東客裔族群的渡台，可以說從一開始就面臨極為艱困的處境。

三百多年來，廣東客裔族群突破層層的難關，先後移入台灣，分散在台灣各個角落。他們渡台之後，不但要與自然環境搏鬥，爭取生存發展的機會；也要與原住民，甚至福裔族群相周旋，爭地爭水，以謀取安身立命的空間。其艱苦奮鬥的歷程，猶如一篇篇生動的史詩，感人肺腑。

可惜的是，客裔族群在台灣的故事，長久以來並未引起多少重視。近二十多年來，由於客裔族群意識的興起，還我客家文化與語言的呼聲響徹雲霄，客裔族群紛紛走上街頭，爭取應有的地位與待遇。客裔族群文化、語言的權益與客裔族群在台灣存在的事實逐漸受到重視，於是行政院與地方政府先後成立客家事務的主管機關，客家電視台也接著開播；桃竹苗三縣的國立大學更先後成立客家學院，從事客家學的教學與研究。其間，本書作者范振乾教授長期關注、參與客家事務的推動，對客家文化與語言進行研究。在完成本書之前，范教授已出版《存在才有希望：台灣族群生態客家篇》（2002）、《客裔台灣人生態學：文化與社會》（2008）二書，對客家文化語言的研究與教學，以及客裔族群地位的提昇，貢獻良多。

本書共分三部份，一為〈乙未戰爭與台灣認同：從中小學歷史

教科書對乙未戰爭的記載說起〉論文。本部份檢視六十年來台灣義務教育階段的歷史教材，發現對「乙未抗日戰爭」這場台灣人民以「自力救濟」方式「保衛家園」的英勇行爲，國中小歷史教科書的描述相當不足，這對在該場戰爭中數以萬計的先烈，以及無法估計的財產損失是絕對不公平的。作者呼籲客裔台灣人要效法原住民爭取歷史教科書刪除「吳鳳神話」的志氣，共同努力，要求台灣歷史書籍，特別是歷史教科書，正確記載客裔先民在台灣開發史上的努力與事蹟，客裔台灣人絕對有此權利；而且這也是建立自信自尊，清除「隱形人」標記必不可少的基礎工程。

二爲〈北埔事件與台灣的歷史記憶：從教科書對北埔事件之記載說起〉論文。本部份透過對北埔事件的研究，將歷來國家機器如何形塑歷史記憶空白的真實呈現，發現1907年的「北埔事件」和1895年的「乙未戰爭」一樣，均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作者強調台灣的歷史記憶裡少有或沒有客裔的活動與記錄，客裔想要在台灣站穩腳步，建構客裔的主體性，進而與其他族裔共同建設台灣多元民主文化，應透過學術研究，以具體呈現客裔文化的特色，讓世人了解客裔在台灣既有的成果與表現，以及未來可以做出的貢獻，這是學術界，特別是客裔學界亟應正視的課題。

三爲〈從台灣發展史看客裔之未來：從客家運動20年說起〉論文。本部份結論指出，客裔族群數百年來做爲台灣的隱形者，客裔自己的力量實在有限，能量不足，故客家運動實際上是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勢頭上，因緣際會地在「族群政治槓桿」下，借力使力的順勢作爲。作者強調，在最近的十餘年裡，客家運動雖已取得一些成績，但卻被客裔自己及社會各界過度放大。客家運動興起後，客裔在同時面對族群政黨、統獨爭議、全球化挑戰，以及客家事務運作的困境等難題，客裔能否說服福裔的諒解與支持，使大家願意共同

解決這些困境，將是未來客裔願景能否實現的重要關鍵。客家研究能否回歸正常，呼應客裔族群的需求，成為客家政策、多元文化與公共政策制訂時的重要參考，這是有待解決的根本問題。

客裔族群在台灣，誠如本書作者范振乾教授所強調的「存在才有希望」。如何建構共同歷史記憶，如何規劃並創造美好的未來，將是客裔族群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奮鬥的目標。茲值本書出版之際，特遵范教授之囑，草此短文，除敘述本書的主要內容及其貢獻，並略論客裔族群在台灣的發展，以為推荐。是為序。

黃希政 謹識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009.5.1



乙未抗日戰爭義軍主要領導人
吳湯興

乙未抗日戰爭中最重要的靈魂人物之一吳湯興，留給後代子孫的無形資產固然無限豐富，尚待我們發揚光大。目前所知，他留下的具體遺物只有一張他本人的畫像（上圖）與他在八卦山陣亡前所使用的督陣軍令旗（左圖）。影像：黃昌榮提供；著者翻攝；文字：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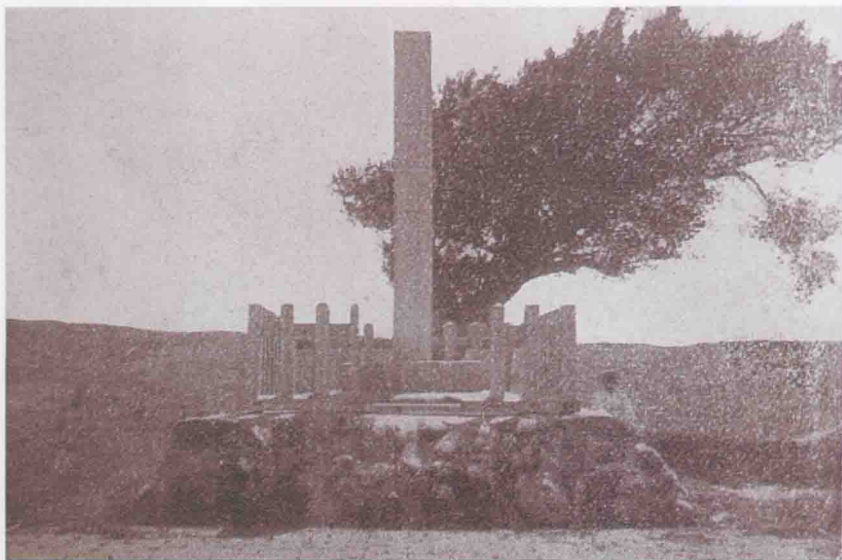
隱藏史實之「八卦山乙未抗日烈士紀念碑」文

右圖是1983（民國72）年由彰化縣長黃石城具名的「八卦山乙未抗日烈士紀念碑」。這類政府製作的碑文內容最能反映執政當局面對歷史的誠信態度。該碑文固然提到八卦山之役，我方義軍壯烈成仁者約達四、五千人，但守將卻只提吳彭年（浙江省餘姚縣）一人。這是否與1983年當時仍未解嚴，官方與學界都故意不提或不知道犧牲奉獻的本土菁英如吳湯興者。

反觀當時曾追隨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擔任日軍通譯，見證台灣各場戰役的吉野利喜馬（其後升任紀念北白川的「新竹神社」社司），他在所著「靖台之殿下」書中，大為讚賞乙未戰爭中真正為祖國盡忠、死而後已的抗日英雄僅吳湯興一人而已。甚至吳夫人黃賢妹（苗栗頭份人）聽到乃夫吳湯興捐軀，即奔往彰化確認後，決心殉夫，自縊被救。

消息傳出後，景仰吳湯興的日軍，非常感動，竟出錢雇轎送夫人回家鄉。一心求死的她，不肯進食，終於在大甲逝世，留下感人的貞烈事蹟（黃榮洛，《渡台悲歌》，頁106-07，頁14-16）。影像：陳運棟提供，文字：著者





新竹香山牛埔山上初立的乙未抗日戰爭日軍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

1895年7月底，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與苗栗縣銅鑼客裔秀才吳湯興等率領之抗日義軍激戰於新竹香山牛埔山上，隨後不久日本便在接戰處豎立高大之紀念石碑。（上圖，著者翻拍自武內貞義著，《臺灣》，下冊，臺北城：臺灣日日新報社，大正4年4月發行，頁119。）

從日方日後透露之種種資料、北白川之妻子、家屬、親人、及日本皇室、官方高層代表，此後每年一再前往該立碑處之規模與祭儀之慎重、以及該紀念碑石刻內容規格幾乎與正式墓碑一樣之審慎周全，黃榮洛推定，北白川被抗日義軍擊斃於牛埔山上。

他說，雖然日本極力隱瞞此事，並用諸多替身（包括北白川之親弟弟伏見宮旅團長），率領日軍繼續向台灣中、南部進攻，並於同年十月底攻下台南後，日本政府才對外宣稱北白川重傷運回日本國內醫治，不久正式宣佈北白川傷重不治死亡。黃榮洛說，其實這些都是日方為了軍事目的之障眼手法，避免激勵吳湯興等人率領之義軍士氣，同時挫敗日軍之氣勢。影像與文字：著者



新竹香山牛埔山上重修之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

日本殖民當局於台灣情勢比較穩定後，將相對簡單之紀念碑（頁xxi圖）拆除，於原址重新修造相當氣派之紀念碑（上圖）。

此後，日本殖民當局及其本國每年舉辦隆重儀式紀念北白川。然而1945年日本戰敗離台後，接收之國民政府沒幾年便將該石碑雇工拆除。

黃榮洛於2009.8.13告訴筆者，他的堂弟黃珍洛當時便參與北白川紀念碑拆除工作。黃氏直嘆，該石碑若不拆除，今天國人便有多一處可以見證乙未戰爭時客裔先民擊斃日軍統帥之歷史遺跡。

上圖著者翻拍自武內貞義著，《臺灣》上、下冊合訂本，臺北城：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2年11月，改訂版，頁877。影像與文字：著者